



站在刘德华身后的杜琪峰是真心热爱香港,所以才有《文雀》的上环老街,《黑社会》里的茶楼话事人,以及《盲探》中“其记”臭肠这些零碎的饮食记录



对阿黛尔及多数人而言,生蚝无法像意面那样,充当起人生的主食



阿黛尔和艾玛就如同生蚝与意面一样有明显的区别

影之味:生蚝、臭肠以及菜尾汤

■ 木卫二 / 文

世间美食无数,却得由你逐一去亲自品尝。但凡能被影像留下来的,色香味只得其一,甚至不过是徒有其形,无缘入口。多少人饥肠辘辘,看完那些垂涎三尺的诱人画面,下一秒也只能吃点零食泡个面,勉强垫下肚子。

但有那么一些电影,它们却真的与吃有关。远的像李安《饮食男女》,没有裸露的情欲,只摆上一桌佳肴饭菜,却让观众看透了个活色生香;父女一家四口,面上上绷着,私底下没一个闲着,盘活了中国人那点事。作为心灵鸡汤大师,李安也留下了这么一句话:人生不能像做菜,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。

近的就是2013年的这三部片子,法国《阿黛尔的生活》,香港《盲探》,台湾《总铺师》。这些片子有的高谈色色性也,有的边吃边破案,有的就是疯癫胡闹,只为最后端上一锅汤,值得圈点。

生蚝

看完《阿黛尔的生活》的人都想问导演,做爱的场面,干嘛拍那么长,而且尽是大特写,镜头简直想贴在女演员的身体上。

当然,不只做爱,这部电影还充斥着同样长时间的吵架、跳舞以及吃东西,尤其是居功至伟的意面与生蚝,它们几乎也是两位女主角的性情写照。

阿黛尔来自普通工薪家庭,一日三餐,仿佛只有意面。艾玛一家自由开放,阿黛尔登门拜访。无需道破关系,父母心知肚明。艾玛一边教阿黛尔怎么食生蚝,看新鲜度、蘸好酱汁,一边狼吞虎咽,吮吸起来,吃得齿颊留香,美不胜收。阿黛尔当然可以学会吃生蚝,就像她可以跟艾玛在床上水乳交融。可是,离开第一章的初恋体验,到了第二章的同居生活,阿黛尔能准备给艾玛艺术圈朋友们的美食,也仍旧是她最擅长的意面。换言之,这个太过真实的普通姑娘,当她离开父母,拥有伴侣和满意工作,她的

精神世界却一直没有改变。

对艾玛和她的家庭而言,生蚝代表了激情与活力。如果联系到艾玛从事的艺术工作,这种带有征服和享受的进食过程,连带生蚝的体大肉细汁多,其实更是她外在的真实反映。更何况,这般的盛宴,还要辅佐美酒。当然,有人也会往催催的路子上去想,甚至做更加直观的联想。

可是对阿黛尔以及多数人而言,生蚝无法像意面那样,充当起人生的主食,就像一份爱情,它无法维持在最高的热度上。生蚝更像一场邂逅,而不是裹腹的选择。在生蚝与意面的对比之下,电影暴露了两个女孩的阶级差异,在那背后,还有她们无法真正融合的精神世界。阿黛尔活得琐碎,就像她喜欢琐碎的工作,但艾玛不是,她需要需要灵感,需要源泉,需要更多的创作激情和灵魂冲击,而这些都是阿黛尔所无法做到的。或许,并不见得阿黛尔不会准备生蚝大餐,可是,她想当然地觉得,自己最拿手跟擅长的是意面。既然如此,她什么要去准备生蚝呢?这真是一道看不见的人生鸿沟。

臭肠

臭肠如其名,光看字眼,便知道它是一种闻着臭但吃起来又怪美味的街边小吃。在《盲探》里,臭肠不见得比肠粉们更亲民,也没有鱼翅大

虾帝王蟹来得风光,可是,它偏偏是如此妥帖的一样存在,其他香港电影里没有,只有杜琪峰抓住了它。《盲探》是一部率性而为的游戏之作,也是银河映像两条腿走路的关键所在。看电影之前,很多人都难以想象,这是一部爱情喜剧,却非《神探》那样的多重人格和悬念惊悚。大约是即兴创作居多,杜琪峰索性夹杂私货,破案要紧,却不忘让庄士敦一路开吃,连臭肠亦不放过。

现实生活中,杜琪峰一直是枚大神级的吃货,嗜好红酒。《神探》里,无数影迷记住了去香港的点菜叫法,他们可以这样:红烧翅,蒸条斑,半只炸子鸡,跟多碗白饭。我一直相信,杜琪峰是真心热爱香港,所以才有《文雀》的上环老街区,有《黑社会》里的茶楼话事人,以及这些零碎的饮食记录。

吃是享受,同时也是人性的弱点,这点上,《盲探》与《神探》如出一辙。庄士敦是警界的偶像明星,哪怕双眼已盲,毛病还是奇多。这其中,吃就是一项。好在他不至于贪吃忘本,亦能通过舌尖的味觉差异,发现破案线索。

作为一部混合类型片,在外观和味觉上,《盲探》有如臭肠,不那么规矩中看。电影一张张牙舞爪,一会鬼气森森,看个爱情喜



郑秀文以典型港女形象实便当,毫无违和感

剧,冷不防就跑出个犯罪嫌疑人,观众还要提心吊胆。或许,它其实也没有那么玄乎。评论家说,这是癫狂过火。但我们更清楚一个词语,叫重口味。

菜尾汤

看过《总铺师》,我不免要想到周润发的轶事。按报纸登载和身边人引述,他不爱山珍海味,偏喜欢路边摊。当然,偌大的娱乐圈,像周润发这样的,不在少数,能搭地铁、坐公车、下馆子甚至是穿A货。《总铺师》要讲的就是那些路边摊的事——虽然也不全是,里头有眼花缭乱的又次大鸣大放的美食大赛,也有没心没肺又不加节制的幽默恶搞。所有你对台湾花花绿绿的想象,综艺节目跟娱乐至死的没溜节奏,它一并包揽,异常亲民。

然而在电影结尾,小婉一方端出了炒米粉跟菜尾汤。前者是再普通也再简单不过的家常小炒,街头随处可见。后者则是旧时的惜物习惯,把办桌上用不了的菜,来上一锅大杂烩。整部电影,除了被讲滥的古早味,除了可以充当台湾自由行的美食清单,我所感怀的,其实是那种惜物、惜人以及惜情的真与善。

当吴念真饰演的感人师端上一锅卤白菜,众人吃得纷纷落泪,小婉所流露的情感是退避,她头罩纸盒,独自陷落到孤独与忧伤当中。一种美食,或者是一样不起眼的小炒,它在味蕾上停留,化为酸甜苦辣咸的味觉感受,再扩散至精神层面的联想回忆,它是一个极其短暂的感觉,却足以唤醒太多东西。

喜欢家常菜的,想念的是亲人。惦记大排档路边摊的,也许是爱情友情,也许是旧日好时光,甘苦自知。多少人就为那人间烟火,就着没飞完的唾沫星子,连带黄汤一起下肚,呼一句畅快。具体于《总铺师》这部电影,菜尾汤是传统的沿革,是与故乡回忆的再度连接,是融汇其中、包容一切的美好情感。或有真能超越这一切的家伙,为了吃而吃,不惜以身试练,寻遍美味,那恐怕是纯粹的人间吃货。☑

(本文图片均来自自本报资料室)

Mr. Chou, 周英华

■ 纳狄 / 文

很遗憾,谈起周英华,我们首先向读者们提到的仍只是与他有关的那些人,那间餐厅。

他的父亲是京剧大师周信芳,母亲是上海大名鼎鼎的裘天宝银楼的三小姐,姐姐周采芹是电影明星,哥哥周少麟是京剧流派传人。第一任太太 Grace Coddington 是英国模特,《Vogue》杂志的创意总监,第二任太太是著名的美日混血模特 Tina,他们的女儿 China Chou 是基努·里维斯的女友,而 Tina 也曾与李察·基尔传出绯闻,亦是全世界第一个公开艾滋病患者身份的知名女性,现任太太 Eva 是韩国时装界重要的设计师。

周英华是发迹于伦敦,1974 年赴美后蔓延向全球的高端中餐厅 Mr. Chou 的创始人。至于 Mr. Chou, 即便不是美食爱好者,也应该听过这个名字,它的常客包括了甘地、约翰·列侬、比尔·克林顿、英格丽·褒曼、麦当娜、帕里斯·希尔顿等等政商、演艺名人。

说完了这些外围八卦,在你们觉得这个人的一生太有看头时,我们才说道,周英华要在林明珠主持的艺术门廊中做个展了。没错,他还是一个曾经郁郁不得志的艺术家,这一境况直到 Mr. Chou 名扬世界之后才有了好转,后来他在设计界有不少作品,也是西方重要的华裔收藏家。

1939 年,周英华出生在上海的京剧世家,在童年时期,在家庭的关爱和身负盛名的父亲的影响下,他产生了对京剧的热情,尤其着迷于父亲所擅长的表演的自发性和创造性。像备受尊敬的父亲一样成为表演艺术家,周英华童年的梦想并不难被理解。

但他生活的时代奢谈梦想,即便出生如此家庭,13 岁也被送往伦敦以躲避可能到来的政治风波。首先要克服的是失去熟悉的一切,家人,语言,文化和自己的名字。周英华改名为 Michael Chow, 努力融入异乡。

Michael 发觉自己在视觉艺术中找到安慰,并开始学习与训练。后来他听闻母亲被批斗,弟弟被打死的消息,在文革期间父亲下落不明,周英华再没见



周英华的作品将在艺术门展出
艺术门 / 供图

过他,也只在母亲来学校看望时与她有过一次重逢。这些不寻常的经历深深地烙在他的生命体验中,成为他与中国之间复杂的情感牵连,也成为他这次展览中多幅作品的母题。

周英华在绘画作品中以“英华”署名,于 1 月 14 日在香港艺术门开幕的《画家的秘诀》将呈献一系列运用各种稀有和日常材料,包括贵金属、垃圾、亚克力颜料和其他现成材料的大型综合媒介作品。周英华认为他的艺术实践与其文化底蕴,以及他与中国复杂而长久的关系有着内在联系。

作品反映了不同文化传统对他的影响,以及他作为战后一代的成长经历。同时也借鉴了抽象表现主义、色域绘画及其形式的一致性,以及中国山水画的笔墨和书法传统。各种元素的融合并不囿于文化和艺术的影响,而是凸显了艺术家自身的表演和绘画才能在大型画布上的完美结合。

“尽管我在很小的时候就被迫离开中国,但我热爱她,中国的血脉一直存在于我整个生命中。我所做的一切和已完成的事业,都是试图与中国重新连接而付出的努力。我的父亲是一位在戏剧领域卓有成就的伟大艺术家,现在我很高兴能以谦卑和满足的心态重回内心深处一直呼唤的家,那就是艺术。”周英华如此谈到。

“一直以来我都对周英华在全球艺术界所扮演的角色充满敬意,很少有人像他一样拥有遍及世界和多元文化的关系纽带。我很高兴能够呈献他期盼已久的,历经 50 年后对绘画的回归。”艺术门创办人林明珠表示。☑

诗人与新水墨

■ 纳狄 / 文

艺术家关晶晶 2013 年年底在今日美术馆做了一场画展,那天的展馆里四处都是四川方言,西南文艺圈的捧场精神再次被完美地验证了。但关晶晶的画还是很安静地呈现在美术馆中,丝毫没有被现场闹哄哄的气氛所感染,这些用坦培拉——一种西方古典绘画的传统颜料——结合中国水墨的态度和方法创作出的作品,在现场有一部分就被收藏了。藏家们相互耳语道:“你再不快点这些,这些都没有了。”

关晶晶的《剩山》系列的确好。当天到场的嘉宾中多数也都围在剩山系列附近交谈,画作钉在墙上,却充满原始的吸引力,我们的脚步也牢牢钉在这个系列面前,不肯挪步。

这可能是其中的某些变化——她所用的材料虽然古老,但艺术家自己坦言,创作时将媒介剂中水的比例加大,增强作品中的水性,层层晕染的画面,湿润而透出底层的纹理。坦培拉本身的温润质感,水性加强带来的自然性,以及一次次绘制积淀的时间,会让画作呈现氤氲迷离之气。”正是由于水的大量使用,创作过程中会有很大的变数和偶然性。水油结合的媒介剂也使画面干燥的时间,相比传统水墨要漫长许多。这期间有等待、思考、控制以及随机应变。

过程听起来非常有诗意。事实上,艺术家本身也与诗歌剥离不开关系,展览被命名为“画,可以兴”,策展人夏可君说道:“《剩山系列》在反复冲淡痕迹后,留下的是中国古代山水画的余韵,这接续了董其昌所言的南宗文人画传统,又更为彻底地让抽象重返自然,在对这个文化隐密心史的回望中,王维的雪意,微暖的青绿,心之远影,均充满迷人而虚薄的呼吸。”而在艺术家的日常生活里,她的伴侣是诗人赵野,所以夏可君所说的诗与画的自然融合,也许正是来自于诗人与画家的共同分享的生活体验。



关晶晶的《剩山》系列充满诗意的趣味
关晶晶 / 供图

说来也是有趣,在今日美术馆的 2 号馆,这不是第一次举办关键词中均有“诗人”与“新水墨”的画展了,在 2013 年 9 月,诗人杨子的弟弟,同样是诗人杨键,也是在夏可君的策展下举办了“道之容颜”的展览,那天的嘉宾阵容也很大,有陈丹青,诗人多多,批评家韩子勇,导演张元、李扬,歌手何勇等,这两场看起来颇有渊源

的画展几乎都成了一圈子文人士艺术家的雅集。新水墨与诗歌,似乎有许多可以相互勾连的可能性,依赖这种可能性诞生的展览,也许在 2014 年还将出现。☑